

文藻外語大學公共關係室剪報表格

資料來源：聯合新聞網

• 刊登版面：第__版

日期：106年10月16日



書名：《在黑暗中閱讀》

作者：薛穆斯·丁恩（Seamus Deane）

譯者：謝志賢

出版社：一人出版

出版日期：2017年10月13日

寫作。就把事實寫出來。

【2017/10/16 19:42:39 聯合新聞網 讀.書.人】

我從沒想過那種東西值得寫，那只是平凡的生活——沒有叛亂或是情愫或是夜裡在丘陵間危險的逃亡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

我讀的第一本小說有綠色的硬板封面，而且有兩百一十六頁。我媽在扉頁寫了她娘家的姓。我盯著它看。即使墨水已經褪色了，但那些字母還是很清楚。它們對我來說很陌生，就好像它們代表的是她成為我認識的媽媽之前的某個人，那個人搞不好也不是那個寫購物清單，還有每星期幫雜貨店算帳，還有邊翻著白眼邊低聲說我就是她的祈求與夢想的人。在名字底下，她寫下「聖體大會，都柏林，一九三二年」。我不知道聖體大會是什麼，然後我去問別人但所有的答案似乎都很模糊。它們好像全都和聖派翠克有關，還有某個約翰·麥科馬克伯爵，他一遍又一遍唱了首叫「天使之糧」的聖歌，這些就是我能瞭解的大部分關於1932年的事了。

那本小說叫做《珊番渥》，是愛爾蘭語「窮老太婆」的音譯，也是愛爾蘭從前的名字。小說是關於一七九八年的大起義，我們在八月聖母升天節時圍繞著篝火唱的那些歌，幾乎有一半歌曲的來源就是它。開始的幾頁，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冬夜，人們圍坐在一個巨大的平爐火，低聲談論叛亂的危險。我把開頭讀了又讀了好幾次。外頭是壞天氣；裡頭是爐火，暗示著危險，還有一段愛情。這種混合裡頭有種很細緻的東西，我就躺在床上看書，我哥哥弟弟在睡覺，因為燈光照在他們的眼皮上而翻身，然後就這樣做了不同的夢。女主角叫做安，男主角叫羅伯。他根本配不上她。他們低聲私語時，有趣的話都是她說的。他就一直在講死亡的事，還說會永遠記得她，雖然她烏黑的頭髮、她深邃棕金色的雙眼，還有她古銅色的肌膚就在他面前。所以就換我來跟她說話，跟她說她有多漂亮，還有我怎樣都不會去參加叛亂，只會坐在她耳旁低語，讓她知道現在就是永恆，而不是在未來槍戰與砍殺結束的時候，當人生剩下的就只是在晚上聽著風在墓地與空曠的山坡嚎哭的時候。

「看在耶穌的份上，把燈關掉。你根本沒在看書，你這個大蠢貨。」

接著李恩會轉身，把他兩隻膝蓋壓到我背上，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抱怨咒罵。我就去關燈，回到床上，躺下，那本書仍開著，我又想像我所讀過的部份，各種可能的情節發展，在黑暗中，這本小說開啓了無限的可能性。

出乎我們意料，英文老師唸了篇由鄉下男生寫的範文。文章描述他媽媽在晚餐時把餐具擺好，然後和他一起等他爸爸從田裡回來。她準備了一瓶裝滿牛奶的藍白相間水罐、一整盤沒削皮的馬鈴薯，還有一個裝著一塊奶油的滾紅邊奶油碟，碟子上還印著一隻天鵝低頭的形狀。晚餐就是這樣。每樣東西都這麼單純，特別是他們等待的方式。她就坐著，手放在膝上，然後告訴他住在路那頭的某個人收到了封來自美國的航空信。她跟他說他爸爸一定累了，但即使他這麼累，他在洗澡前也不會忘記微笑，吃飯前也不會沒禮貌忘記禱告，而他——那個男生——當他拿出回家作業要用的書，應該要看看他爸爸是怎麼笑的，因為讀書對他來說是件奇蹟，特別是拉丁文。然後她沒再說話，就只有時鐘的滴答聲、熱水壺的哼聲，以及壁爐臺上兩隻陶瓷狗，一如往常，彼此對看。

「這個，」

老師說，「才是寫作。就把事實寫出來。」

我覺得很尷尬，因為我的作文裡都是我從字典裡看來的又長又怪的字——「湛藍」、「蔚藍」、「幽幻」，還有「難以平息」——我只看過小說裡的安用這些字來形容天空與海洋。而我從沒想過那種東西值得寫，那只是平凡的生活——沒有叛亂或是情愫或是夜裡在丘陵間危險的逃亡。但是我一直想起那篇作文裡的那對母子在荷蘭式內景等待的樣子，桌上擺著牛奶罐和奶油，而他們後頭與上頭是那些來自叛亂裹著圍巾的瘦弱身影，在大火之上與令人發疼的強風之下嘶嘶作響。

• 本文摘自一人出版《在黑暗中閱讀》（Reading in the Dark）

作者簡介：薛穆斯·丁恩（Seamus Deane）

丁恩於一九四零年出生於北愛爾蘭德里市，是愛爾蘭知名的詩人、文評家、學者。他是《田野日愛爾蘭文選集》的創辦人之一兼總編輯。除了學術著作，丁恩還出版了四本詩集。《在黑暗中閱讀》是丁恩唯一的小說作品。丁恩曾於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院擔任講師，現今則在聖母大學授課。

譯者簡介：謝志賢

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院愛爾蘭文學碩士，喬伊斯研究博士。現為自由譯者與文藻外語大學英文系兼任助理教授。其他出版文學譯作還有《新都柏林人》、《入海騎士》、《深谷幽影》。